



春臺先生文集

後稿初編  
五六

~ 16  
1411  
7

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 
寄第  
第 號  
第 卷  
出帶許不外館書此





八和16  
7411  
卷

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五

序

刻東野遺稿序

奎州游宦大垣三十年。元文之初年。大垣侯薨。嗣子尚幼。未錫命。不得就國。明年奎州將其妻子來歸東都。從其君也。遂家於城東吳服街。又明年春。余過訪焉。奎州酒之。銜杯話舊。因慷慨泣數行下。奎州言

門人 東都

稻垣長章釋明  
堤前有節仲文

輯



曰。吾兄東壁死而無後。唯有遺文三卷。尚可以不朽其名焉。往者猗蘭藤公許刊之而取稿。居數歲。未有剞劂之命。貞圖欲取而刊之。三請而後藤公還稿。方將繕寫。而公又使人來取稿。曰。我必欲刊之。貞圖弗能拒。授使者稿。冀版速成。爾來引領望之。于今十餘年。未聞一字上木。夫人之愛才也。聞其名者。不若覩其人者。去其世遠者。不若近者。此自然之理也。東壁死二十年。友人門生。或死亡。或離散之四方。若復數年。則識東壁者。與東壁之聲俱泯滅。豈不哀哉。覩而

悅之者不存。後人何從聞而慕之。於其時也。雖有遺文。將無由行。且俟藤公之刻是稿。猶俟河清也。貞圖老矣。恐不見版成。故欲復取稿於藤公處而趣刻之。幸可以及吾世見版成焉。余於邑久之。曰。足下言是。昔東壁死。家無遺書。徂來先生遣叔潭君彝伯脩索遺稿於家。得若干篇於故紙中。三子者遂相與輯而錄之。先生使純按之。使次公序之。將遂刻之。猗蘭公曰。我請刻之。當是之時。猗蘭公爲大衛騎將。西戍京城。純方按未半卷。公因取稿以行。居一歲。得代而歸。



則稿亦完於篋中云。是歲藤公謝病。明年起爲謁者兼鴻臚。是歲遷叅政。官彌尊。職彌劇。宜其不暇及他事。且公嗜學。好著述。余素所知也。近聞公錄其所爲詩及文。名曰猗蘭集。又著一書。曰猗蘭子。皆既刻之。夫以夙夜之勤。而其餘閒猶能游於文藝。而圖不朽於立言。公之好文。可謂甚矣。其不暇及他事。不亦宜乎。雖然。藤公之文學。初受諸東壁。數年之後。乃見徂來。其波及二三子。後先見招。不才如純者。亦從二三兄弟之後。數承延接。皆因東壁也。今藤公之文。雖高

過東壁。則所謂青出藍者也。東壁雖亡。其必欣抃於地下歟。故東壁之善不可沒已。夫東壁之未死也。藤公遇之不薄。今東壁亡。而藤公吝於傳其遺文。何也。藤公之富。不愛數金之費明矣。蓋以其位益尊。其德益邵。而新進者日益多。是以不念及故人也已。古稱去者日疎。大氏遺故悅新。人情之常也。雖以藤公之賢。亦不能免也。此龍陽之所以泣前魚也。哀哉。夫既如是。而俟東壁遺文上木。則吾曹就木焉。夫東壁所與友。莫故於子帥。其次莫如純。二人者尚在。及斯時。



足下良圖。余與子帥贊其謀。何患不成。奎州揮淚曰。敬受教矣。負圖雖不敏。敢不努力。遂因子遷。復取稿於猗蘭公處。以來屬余。余因又校之一遍。然後付工。遂博募同好。助其費。嗚呼。東壁之文學。真天下之奇才也。次公序言之詳矣。其遺文。塵塵乎存者。不可不傳也。東壁死後十年。而徂來沒。不令此刻成於徂來之世。今去徂來之沒。又十年。纔能濟事。可謂承先生之旨乎哉。是何二三子之不敏也。余竊慙焉。故述其事。以爲序云。

送秋本子帥序

岡崎之爲善國也。世皆知之。夫世之所以知之者。豈非以其能養士民之故與。夫士民不可不養。而養之在政。方今海內大小國。其君大夫。莫不自以爲善政。然聞其能養士民者。則可屈指數之。其故何也。蓋其君大夫。自以爲善政。非所以利士民也。吾聞岡崎有祖宗之成法。而其君大夫能遵而守之。弗敢變改。雖有賢者。不得自用。不必善政。而士民不失其利。此其所以爲善國之實也。去歲丁巳。先侯薨。今侯立。尚幼



在東都。諸大夫各奉先侯顧命以輔佐之。當此之時。岡崎乏文學之士。於是諸大夫承先侯之遺意。求文學之士。今年戊午春。辟三春大內生。俾侍讀於今侯。秋辟那須秋本生。俾教授於岡崎。二生者。皆吾黨之士。而子帥吾素交也。子帥負才偃蹇三十餘年。誦身於茅屋之下。而信道於搢紳之間。如將終身焉。今一旦折節。徃就羈絆。豈苟貪其祿者哉。蓋子帥有其先人所遺薄田。敝廬雖貧。未及飢寒。是其不為祿仕明矣。論語曰。不仕無義。君子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子帥其

知之矣。夫國務政。政以教為本。然民生急於衣食。衣食足而後教可施也。今岡崎之為國。既庶且富。其所不足者。非衣食也。此其所以有善國之稱也。子帥以文學往仕其國。其君大夫之所求於子帥者。必大。子帥其知之矣。吾知子帥之必為岡崎之文翁。而使其國之善。光大於海內。故為序以貽之。

攝和覽勝叙

天門上人平生無他好。唯好詩。嘗從徂來先生而學焉。既成而先生稱善焉。其詩近體及五七言絕句。皆



造其奧。唯七言律。自不滿其心。故居恒罕爲之。其意以爲爲之而不佳。不若已。比諸世之不自量者。奚翅相萬。上人嘗適平安。遂如寧樂。過浪華。所經多勝地。當時未有所作。藏數百里山川雲物於方寸之內。而不形諸言。十年於茲矣。丁巳冬。寢疾。逾年而起。猶尚閒居數旬。於是憶念昔遊。衍爲七言律詩十二篇。以示同好。覽者莫不稱善。荷洲老師者。前往本法寺。而上人之所與相視。莫逆也。亦稱其合作。夫言豈在多乎。苟言之善。雖少可以當多。可以不朽。夫詩亦然。上

人之詩。可謂善矣。是卷也。詩雖不多。實上人之所摠蓄念也。其曰吾以酬平生不足。亦可。上人遂以示純。因徵序。純素好遊。上人所歷遊。吾亦嘗履其太半。今觀上人詩。宛若身在其地。詩之狀物。迺爾。上人之詩。初不在多言。是不可不傳也。遂序以傳云。

武德編年集成序

古者國必有史。掌記事。史所書爲春秋。春秋謂之正史。又有內外傳焉。至若稗官野史小說之流。雖不足道。然正史之所遺而拾之。所略而詳之。及廣異聞者。



博士家有取焉。若夫開國之祖，守文之君，中興之主，有盛德大業，而正史所不能盡者，操觚之士，必詳錄之，以示後人。於是，有外記實錄之作，抑亦春秋之亞也。室町季世，海內大亂，豪傑崛起于各處，紛爭馳逐，織田氏、豐臣氏更獲其鹿，不久失之，獨德川氏累世積德于三河，迨于神祖受命，代豐臣氏，包御海內，創業垂統，以開萬世之基。盛德大業，蔑以尚焉。惜也。國初草昧，君臣苟樂於治安，未及建史官，無以光德業於後世。時獨尾敬公親撰神祖年譜，其後自

宗室諸侯，及朝士大夫，下至無名野人，著錄神祖時事者，無慮百家。或詳或略，要之傳說之異，多出於好事之所為者云。木村世美自其先君子好紀載，多所撰著，世美必讀父書，繼其志，述其事。於是取諸家所紀神祖事而比之，集其大成。其有未詳者，則徵諸四方文獻，必得其實而後已。始于天文壬寅神祖生之年，訖于元和丙辰神祖殂之年，所紀七十五年，為書凡九十三卷，名曰武德編年集成。真神祖實錄也。非前所謂稗官野史之屬也。純先尾州



人仕織田氏。神祖三方原之役。高祖王父平手汎  
秀。以騎將自尾赴援。與峽人戰而死焉。其後織田氏  
亡。曾大父舉家播遷他邦。到于今無立錫之地。雖然。  
草萊遺民。生長老死于平世。百有餘年。豈不蒙國  
恩哉。今讀是書也。見吾先人亦幸以死事得書名於  
簡策。感喜交至。世美因求題言。辭不獲命。廼書此以  
爲序。世美名高敦。世美其字也。今見爲大官。元文五  
年庚申秋九月丁亥。東都後學本姓平手氏中務大  
輔政秀五世孫信陽太宰純謹序。

松崎子允六十壽序

子允少於余二歲。子允之初冠也。余則既冠。於是余  
與子允相識於搗謙先生之所。子允好學尚志。先生  
亟稱之。余亦信之。遂定交焉。其後純西遊平安。歸則  
子允從其君於京師。未幾返乎東都。又數年。以今侯  
命將其妻以歸篠山。居十餘歲。復來東都。妻子亦從  
之。長子惟時。幼好讀書。能屬文。於是從余問古文。往  
歲余年六十。子允父子皆壽以文。今歲辛酉。子允甫  
六十。惟時來謂余曰。家君花甲方周。初度之日將至。



小子欲以為之壽而未知所以為壽也。敢請教。余曰。善。吾固思之。孔子曰。仁者壽。又曰。大德必得其壽。夫金石雖壽。而有時乎磨滅。况有生之物哉。人雖靈。亦有生也。何能與金石爭其壽乎。故彭祖七百歲。終歸盡。莊周曰。人上壽百二十。自古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以至孔子。非所謂大德者乎。然未有一登上壽者。是烏在其得其壽乎。然則孔子之言妄與。曰。否。古稱不朽有三。太上曰德。其次曰功。其次曰言。所謂不朽者。非壽而何。所謂大德之壽者。豈徒謂人生一世之

壽哉。自古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以至孔子。其德也功也言也。經千載而不朽。不啻其德也。功也言也。不朽於千載。且其子孫繩繩。百世不絕。如魯孔氏。其最章著者也。此之謂大德之壽。此則不可及也。今也唯仁者之壽乎。吾人尚可及也。孔子曰。我欲仁斯仁至矣。余觀子允。孝弟忠信。其天性也。加以好學篤行。其志於仁也審矣。是宜得壽。吾子又能奉行詩禮之訓。不貽父母憂。則在堂之樂。可以永日。可以延年。余將以此為子允之壽。吾子亦宜思所以壽之。惟時曰。敬



聞命矣。敢不如教。及期。惟時開筵請客。純以故舊先  
往。不能有贈。臨觴誦鄉者所與。惟時言以爲祝。

和漢帝王年表序

夫學者稱三皇五帝尚矣。三皇於六經無見。易繫辭  
傳曰。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。又曰。庖犧氏沒而神  
農氏作。又曰。神農氏沒而黃帝堯舜氏作。此仲尼之  
言。如斯而已矣。後世有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之說。  
秦始皇紀曰。古有天皇。有地皇。有秦皇。秦皇者。蓋人  
皇也。孔安國尚書序曰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。謂之三

墳。則謂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。白虎通曰。三皇者  
何謂也。謂伏羲神農燧人也。或曰。伏羲神農祝融也。  
禮曰。伏羲神農祝融。三皇也。三皇之名。諸說不同如  
此。則知三皇果俗說。出自周季諸子也。五帝者。出於  
孔子之言。見於家語。而其說有二焉。其一五帝德篇。  
所答宰我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。其二五  
帝篇。所答季康子。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。  
太史遷作五帝本紀。依五帝德篇。白虎通曰。五帝者  
何謂也。禮曰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。五帝也。此亦



與史記同。禮月令。春。其帝太昊。夏。其帝炎帝。中央。其帝黃帝。秋。其帝少昊。冬。其帝顓頊。此五帝篇說也。又孔安國尚書序曰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。謂之五典。此於五帝除黃帝而數少昊。自爲一說。史遷紀五帝。據孔子之言也。其不紀三皇。不取無稽之言也。五帝篇所稱。柯維騏云。言數聖人革命改號。取法於五行之帝。非五帝之定名也。此說是也。夫洪荒之世。名號不詳。紀載無憑。除伏羲神農外。若其所謂燧人有巢。女媧共工。大庭少昊。焉知不如後世豪傑割據一

方者乎。未必可以君臨四海言之。要之世俗所傳。事蹟無考。誰能究其實哉。孔子曰。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是知也。是故。聖人求知其可知。不求其不可知。孔子因宰我季孫之問而說五帝。非其志也。觀其所告宰我。可見矣。觀其叙書。斷自唐虞。子思所稱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者。此仲尼之志也。仲尼既沒。而七十子亦終。然後諸子任口妄說。於是圖緯符讖。左道雜家。紛紛蜂起。彼皆引上古帝王以爲言。則有三皇以下。九頭五龍之屬。姓名號。不可勝紀者焉。太史



公作史記。首紀五帝。斷自黃帝。猶孔子叙書。斷自唐虞也。及後譙周著古史考。皇甫謐著帝王世紀。皆書史遷所不書。多載無稽之俗說。彼自以爲補正史之闕。豈其然乎。謐又書上古帝王年紀。歷數頗詳。且多妄撰出古人名字。皆所謂不知而作之者。其誣古人。欺後世。爲罪大矣。若夫汲冢紀年。雖杜預所見。無論其爲古書。然其出已晚。且無他書可以考證。則亦不可盡信也。至於司馬貞紀三皇。則爲史遷畫蛇足。可笑之尤者也。自司馬光作通鑑。朱熹作綱目。而編年

興焉。後儒因之。上推數千載。以至三皇。書其歷數年紀。蓋率依皇甫謐之妄作也。夫太史公作表。自黃帝至周厲王。徒表其世。共和以來。乃表其年。可見共和之前。雖史遷亦不得而考之也。史遷之所不得考。而後儒考之。豈非不知而作之者哉。太史公誠能不知爲不知者也。誰謂太史公不學孔子乎。雖我日本亦然。洪荒之世。雖有天神地神之號。俗說而已。無有年紀事實。自神武天皇以來。乃有年紀。今其可考者。唯有崇道王日本紀。崇道作紀。唯紀神武以來。其於神



代徒雜記所聞俗說不復詳覈其信否善學太史公者也。可謂賢矣。近世有吉田光由者。平安人也。善筭術。著和漢合運。以我東方年紀合於中華年紀而表之。略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。裨益學者大矣。然其所書頗涉瑣碎。實為無用。予嘗大光由之功。而累其駁雜。故因修之。其體全效十二諸侯年表。故更名曰和漢帝王年表。欲使學者知史家正法耳。死者有知。吉田子其善予所為否。是未可知也。

養老篇序

先王教民孝弟。其方不一而足。養老其大者乎。所謂天子袒而割牲。執醬而饋。執爵而醕。冕而摠干。此乃子事父之道也。夫教自上而下者也。孝弟者德之本也。先王豈不躬行孝弟哉。以為區區內行。未足以示天下。故以天子之尊而父事三老。兄事五更。於是天下之人。不待號令而知敬事父兄。此謂不言之教。教之至也。孝經曰。陳之以德誼而民興行。此之謂也。三代明王。皆嘗舉行是禮。周衰乃廢。自戰國秦漢之際。不暇及此。漢之隆盛。經術之士有建議者。而上不果



行之。迨乎明帝時。乃果行之。上親臨辟雍。養三老五  
更云。豈不善哉。雖然。是舉也。曠世一聞。後無復繼者。  
非以世衰國家多故。君臣不志於禮樂之治乎。夫自  
禮樂不興。而後之教者。務以言語喻人。則不復知先  
王有不言之教。讀書者亦不知所謂養老爲何事。吾  
友子園愍焉。因著此篇。將以示初學之士。故書以國  
字。欲使夫不知養老爲何事者。因是以了其義。此其  
意不亦善乎。養老之禮雖不行。然一見此篇。而知先  
王隆高年之意。則其益不小。在上知此。則不言之教

亦可興矣。子園來求序。余因贊之云爾。

靜餘選叙

嚴滄浪論詩。以禪爲喻。真知言也。詩固似禪。是故釋  
氏好詩者。禪家獨多。然禪者之於詩也。特以坐禪餘  
閒寄興焉耳。不類詩人徒爲馳思於風雲。傷情於花  
柳。而弗能免乎終身之憂者。故禪者之爲詩也。詩不  
悖禪。禪不悖詩。則可以無累於其道矣。有十洲禪師  
者。住京西天龍寶壽院。好詩。嘗選於唐詩中。而取衲  
子所作。及詩人之所與衲子唱酬。及遊佛寺所爲。可



以遺興。可以為法者。若干篇。手自輯錄。以為消閒之具。名曰靜餘選。其弟桂洲師東遊。而留于都下有日。月。介吾徒文卿。來訪余於紫芝園。因出其兄所輯以示余。且乞余一言。余觀二師所為。余前所謂詩不悖禪。禪不悖詩者。二師有焉。豈不善哉。故不敢拒其請。妄題蕪辭於其首云。

磨光韻鏡序

夫人言有自然之音韻焉。古人任其自然。罕有訛舛。蓋夷蠻戎狄。言語各殊。待譯而通。中國則受先王同

律同文之治。而其言自然正。所以古人未有精覈音韻者也。自秦漢以降。中國之人。遷徙無常。加以四夷雜居於中國。至於兩晉之際。天下之人。殆乎華夷相半。於是中國自然之音。厠以侏離。遂致有古今音不同。此韻學之所以作也。晉孫炎始作反音。梁沈約始分四聲。立二百六韻。後有釋神珙者。不知何代人。著切韻圖。載在玉篇卷末。此數者。蓋韻學之權輿也。至於韻鏡。不詳何人所作。宋季以來行於世。其制以四聲為經。七音為緯。先儒以為梵僧傳之。後之考者以



爲得其實。蓋四聲之名起於沈約。而七音之說則出於浮屠氏。以七音與四聲縱橫布置。以定人言自然之音韻。此浮屠治悉曇者正梵音之法也。今韻鏡以悉曇家法。施諸中國字音。固非中國素所有也。然其法精微。可以正音韻。可以辨華夷。韻學之書。似此者後先出。而互有得失。然要其簡明者。莫若韻鏡。是以後之言音韻者。取正焉云。我日本近世之人。亦頗有好韻鏡者。自釋宥朔開奩以下。爲之解者亦多。不知幾家。然其人皆不學華音。徒以方俗訛音言之。呼三

十六母。尚不能辨其五音清濁。況其餘乎。夫不解華音而治韻鏡。猶無耒耜而耕。不能一發也。故其爲說也。雖詳而有遺。雖精而多詭。均之歸於不濟用而已。故欲治韻鏡者。先須學華音。學華音而習之。然後四聲可明也。七音可辨也。內外開合凡百呼法。悉可分別也。夫然後可以講韻學也。嗟乎。今之治韻鏡者。徒知反切之法。而不知所以反切。亦安知韻鏡之所以爲韻鏡哉。此無他。不學華音故也。唯吾所善文雄師則不然。雄師者。平安人也。必游學於關東。嘗從予問



文字。予時有以告之。師好華音。又好韻學。西歸之後。潛心於韻學十有餘年。自言如有得焉。乃恨先輩治韻鏡者。皆有所未盡。且不知韻鏡之用。遂有所發明。而著書數編。今茲其徒請刻其磨光韻鏡者。於是詒予書。寄示其所著而問序。純嘉師之有力於韻學。故叙其大綱以贈之。如其著述之旨。與考覈之勤。則觀者知之。

新選唐詩六體集序

昔者孔子刪詩。而定為三百篇。學者受而誦之。後儒

相傳無有異議。聖人所定也。三代之後。詩盛莫若唐。作者如雲。詩無慮萬數。難可究覽。且有佳惡。非經知者選擇。何可諷詠以養情性乎哉。是以當時既有選者。選即古之刪也。自宋已降。輯唐詩者蓋十數家。觀其所選。互有出入。要之取捨隨其好惡耳。後之知詩者。莫如宋嚴儀卿。選詩之精者。莫如明高廷禮。李于鱗。此則達人所許與也。然予竊謂儀卿之論詩至矣。廷禮于鱗之選詩。則猶有可議者焉。如五言古詩。唐人出陳隋之下而未振。無足觀者也。李太白王少伯



七言律。皆其所短。而少伯殊甚。杜子美五七言絕句。皆極不佳。凡此皆不足觀。亦不足法者。而二氏之選。乃取之。予嘗疑之。未得其說。每開卷覽觀。猶瞶膜在目。有累諷誦。因而思之。人有好惡之情不同。好惡不同。則取捨隨異。詩之有取捨。亦係其人之好惡耳。非聖人。孰能通乎天下之好惡。今二氏之選。不滿人意。不亦為是故乎。夫既非聖人。不能通乎天下之好惡。則不如任一己之好惡。以自娛也。於是就高李二氏之選。而取吾所好。因又採二氏所遺。吾素所好者數

篇。輯而錄之。嗚呼。斯事也。予久有志焉。而未果。乙丑之秋。忽寢疾。得差而尚在牀。數旬。廢業。無以消閒。則日覽唐詩。以遣興。因點記其愜意者。遂使兒抄寫。凡六卷。名之曰新選唐詩六體集。予不敢謂唐詩盡於此。特從吾所好而已。

周易反正序

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。一曰連山。二曰歸藏。三曰周易。說者以為夏曰連山。殷曰歸藏。周曰周易。其實皆易也。連山歸藏。後世無傳焉。周易者。周人所傳。故繫



之周。仲尼贊之。爲著十翼之篇。自是而後。易有傳云。  
漢儒林。傳稱孔子傳易於商瞿。六傳至漢。田何。田氏  
之學。分爲數家。至東漢。專門廢。而易失其傳。自馬季  
長。鄭康成之屬。蓋皆不知孔子所傳爲何物。大抵以  
己意解辭義耳。夫易者。陰陽變化之道也。斯道也。無  
物無之。而常人不能知也。故聖人作六十四卦。以象  
之。命之曰易。易者。象也。然象之所示微妙。非智者不  
能達之。故後之聖人繫之以辭。以發其意。易於是乎  
成。仲尼從而贊之。易道以明。然象之所包者廣。辭之

所發者狹。後之爲易者。徒就辭而求其義。何能盡其  
蘊乎。雖然。求鬼者以蹄。求魚者以筌。舍筌蹄而能獲  
魚鬼者。未之有也。爲易而問辭義。亦何不可哉。若能  
從辭義推至象數之奧。則在其人矣。夫子夏易傳。則  
有可疑者。自馬鄭以下。注易者蓋數十家。要之皆未  
得仲尼之指。唯王輔嗣較近之。而其病在好虛無。朱  
仲晦頗得之。而其病在言理氣。且其所著啓蒙者。牽  
合附會。大亂易道。純爲是嘗著易道撥亂。以示從遊  
之士。或曰。既已撥亂。盍遂反諸正。予答曰。然。予素有



志於著注義而未果。爲事之不易也。爲居之不閒也。後十年稍得用心於此。蓋朱氏本義於六十四卦則頗得之。於繫辭則憤憤焉。予故先注繫辭以下。既而注上下經。及象象傳。自甲子之秋起藁。至乙丑之冬卒業。夫予弱冠讀易。而服朱氏本義之精。後忽生疑。而求所以釋之有年矣。及見徂來先生而問以所疑。且質以管見。則大有所發明焉。退而沈思。參伍考索。積疑漸釋。凡自早歲用心四十餘年。乃能有成。庶幾無失於聖人之指矣。前已撥亂。故因名之曰周易反

正云爾。

倭楷正訛序

書莫難於楷字。夫自蒼頡始造文字。歷世其體數變。籀篆科斗。既失其傳。後世無能識之者。及李斯作小篆。實爲萬世同文之祖矣。然秦時官府多事。吏厭繁文。於是變篆爲隸。以便常用。亦遂爲萬世之法矣。漢末以隸文猶繁也。因又變之爲楷。以從簡省。以便急遽倉卒之用。自是以來。天下同文之治。壹用楷字。自天子至庶人。內外大小。簡札注記。無不楷正。故文字



以楷爲真云。次則行字。是書家所毀楷而作也。又次爲草字。是書家所毀行而作也。然行在真草之間。而兼真草二體。有帶真者焉。俗謂之真行。有帶草者焉。俗謂之草行。夫行字本於楷者也。於楷得法。則可以作行字。不必更問法。草字則有本於楷者。有本於小篆者。有本於古文者。其體雖若委蛇屈曲任意行筆。務從簡省者。要之無不有法。皆有所本。所以爲可識也。故草書而無法。不可讀也。夫行草之書。皆本於楷。故學書者。必自楷始。東坡論書法。以爲真如立。行如

行。草如走。不學真而作行草。猶不能立而行走也。其不顛踣者。鮮矣。文衡山稱祝希哲工楷法。亦曰。蓋楷法既工。則藁草自然合作。若不工楷法。而徒以草聖名世。所謂無本之學也。此皆先賢格言。不可不知也。夫書有古今。古之書不可知也。今之書以楷爲本。而書之難莫難於楷。楷之難。小字爲甚。小字未善而能作中字大字者。未之有也。是以先達評品人之書。率以小楷定優劣。正本也。夫中夏之人。自天子以下。至庶人。不學書則已。苟學書者。必先學楷。以其爲常用



之書也。若不能作楷字。則爲不能書矣。故常人皆能作楷字也。若夫草隸古篆八分。唯薦紳學士餘力所及。而或好之。或善之耳。非小學所先也。在我東方。古唯有楷書而已。古人楷書之工。如多賀城碑。直可以參晉人矣。豈不善哉。中世雖不及古。然國字猶未盛行。而法書猶未失華人規矩。可以示華人而無慙矣。晚近以來。國字盛行。俗書鋒起。而法書寢廢。以予所見。數十年來。世之書工爲小學師者。略知效華人而不得其實。措楷字而習行草。行草未善。而兼學篆隸

八分。彼其所學如是。而其教人亦如是。今之俗工者固不足道也。其爲華人者。未始學楷法。而唯行草是習。是東坡所謂未能立而行走者。衡山所謂無本之學。安得無差乎哉。予嘗觀今之書工所作行草者。筆法嫩弱。全無骨力。且其運筆亦多不如法。此無他。不習楷書故也。夫今之書工。自稱學華人者。猶不知楷法。况俗書工乎。予每見今人所作楷字。惡其無法。因指摘其失之大者。以示兒輩。且告以楷法。暇日輯而錄之。得二百八十餘字。名之曰倭楷正訛。又俗書工



春臺先生文集 卷五 文苑堂  
有好作奇字異體者。雖非訛舛。然爲大雅之累。則猶訛之屬也。童子輩不可不戒也。故因附之。又字有省文。字書所不載。特爲細書及勒石之用。幼學之所當知。而亦有妄謬之患焉。今因附錄於篇末。冀童子輩作楷字者。免於俚俗之謬訛云。

跋

念西間課跋

傳通精舍者。罔公之道場。三百年之古刹。而東都一大叢林也。余既開紫芝園於礫川里。而近乎精舍。於

是蓮社之徒。從余遊者衆矣。率能爲詩。近有文雄師。采社中之詩一百篇而錄之。釐爲一卷。而問名於余。余曰。浮屠氏之學。本爲一大事因緣。而自有淨業焉。豈可習茲間言語哉。况公等皆專念西方之徒乎。誠宜不暇旁及他事爾。雖然。陀羅尼非竺乾歌詩與。伽陀梵唄者。吾所謂聲明也。所以讚揚佛德。宣布妙法。舍此則不可。是以古之名師。自遠支諸公。徃徃遊戲此間。固知不妨淨業也。又况學此亦文字般若之一端乎。其命之曰念西間課。客曰。間可課乎。曰。唯間可



課。非間何以能明一大事因緣。若夫達向上一路者。將并念西淨業。猶之間事也。嗚呼。非間乎間者。其誰知之。其誰知之。

論語古訓外傳跋

先王之道。青天白日。孔子曰。吾無隱乎爾。雖今之談經者。何得祕之乎哉。然人心不同。各有好惡之性。天下是非無定。昔者孔子不悅於晏子。見毀於叔孫。況後世之士乎。方今道裂數倍古時。名爲孔氏之徒。而實爲釋老者。滔滔皆是也。誰以易之。夫先王之道。論

定於仲尼。而仲尼之道。論定於我祖來翁。未知異時祖來之道。論定於何人。苟論未定。則不可以輕爲人言。不啻不信。且非議之。所以無益也。余既著論語古訓。方行於世。又錄外傳者。所以爲古訓考證也。數十年精神所鍾。不欲輒示人。可待篤信者而授之。故未謀鋟版。藏諸巾箱。若於數十年後。斯道之論遂定。則雖刻以施宇內可矣。寬保元年辛酉冬十月甲戌紫芝主人太宰純六十二歲書

增注孔子家語跋



純少好讀孔子家語。自我東方所有舊本之外。凡海  
舶所貢諸家注本。隨得讀之。至十有餘部。自元王廣  
謀句解以下。大抵皆新注今本也。不啻訓注不古。而  
其正文割裂顛倒。非復王子雍氏舊本也。及見何孟  
春注本。乃知是書古本隱晦於中夏。雖博覽之士。猶  
不得一見也。後得汲古閣板一本。則王子雍注全本  
也。因以我東方所有舊本校之。其文全同。至於誤字  
行文亦多不異。其所異者。獨無音釋耳。余怪以爲我  
本或流傳於彼。而汲古閣氏得重刻之邪。何其不異

如此。其書尾有虞山毛晉跋。言是書既隱而復顯。幾  
亡而僅存甚詳。余於是愈益幸我本之存於今。而信  
其爲寶亦益深矣。今因附錄於增注之後。以示同志  
云。

蔡君謨萬安石橋碑跋

泉州萬安渡石橋。一名洛陽橋。宋莆陽蔡君謨造。君  
謨既造橋。因書其事於石。橋固奇絕於天下。君謨之  
書亦奇絕於一代。是以好事者打碑文以傳。而今人  
尚寶其墨本不衰。延及我東方云。小澤叔友偶得見



春臺先生集 卷之五 文苑堂  
之而大喜。遂手自摹寫。而且刻之。打之。成而示余。實與海舶來者無異。可謂巧矣。嗟乎。我東方去萬安數千里。阻以大海。欲求一見橋之奇。不可得也。得見君謨書蹟於墨本。亦足以旺吾神。此可記以傳也。於是乎跋。叔友名直孝。信州人也。

門人 植村正直書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五終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六

門人 東都

稻垣長章釋明  
堤 有節仲文 輯

記

為桑折侯源忠曉作皎月亭記

亭為月而作。亭得月多。何多爾。蓋以月之明也。無所不照。而下土受之者。大有山嶽錯峙。小有樹林鬱茂。殿閣崛起。時礙其明。人在其處。而苟欲取月。不亦難乎。先君工部公。嘗蒙 國恩。賜地於墨水之東。柳原



里。以爲別業。及懸車因老焉。是地也。西去都城且十里。東北連下總。平野莽蕩。無他竒觀。唯墨水之注漕渠者。從橫于西南。無晝夜歟。乃盈耳。斯爲勝已。於是鑿地築園。以爲遊觀之所。池不甚廣。可以泛小舟也。樹不甚高。可以引清風也。先君既以終焉。後罹災。所存者池。他皆成灰矣。予深悼之。順先君之遺意。稍稍修之。因作亭焉。予好月。是地本坦平。四面廓然。無一物以礙其光明。所以多得月也。予唯先君之思。且得吾所好。故不能已也。詩曰。月出皎兮。佼人僚兮。舒窈

糾兮。勞心悄兮。亭成。因命以皎月云。

刺牌記

紫芝園之西北三里。有護國寺焉。歲庚戌。九月二十三日。余閒居讀書。聞門外人聲謹謹。問於家人曰。何居。家人曰。護國寺有刺牌戲。都人赴之也已。余曰。然。吾固聞之。夫刺牌者。用木爲小牌二十餘萬。書戲者姓名居止。置大函五以藏之。欲戲者。先納銅錢十二文於場主。而後得投入牌一枚於函中。函亦以木爲之。方數尺。高稱是。蓋之中央有孔。方數寸。掩以木版。



版之中央。又有小圓孔。可容錐柄。錐長三分。令可以刺牌一枚而無餘。戲者咸集。投牌每函四萬餘。則納錢凡二百五十餘萬矣。於是蓋函。浮屠執錐。由木版圓孔直下刺函中。覺有所中而引上錐。錐柄帶木版。出所刺牌於蓋之方孔。一人從旁視其牌。審其題名。乃呼曰。某處某甲。是人乃得賞錢十萬。又刺一函如初。每函一刺。五刺。所出賞錢共五十萬。所留二百餘萬。場主收之。此其大略也。平安有仁和寺。皇子某法親王所主。官寺也。享保新政。凡海內神廟佛宇。係官

修造者。一切止其修造。於是仁和寺壞。而官不爲修之。寺僧因請開刺牌戲場於東都。收牌錢以葺本寺。朝廷聽其所請。寺僧乃奉毗沙門天王像於護國寺。以正五九月祭之。因爲此戲焉。若請天王臨場云。太宰子曰。仁和寺者。故宇多上皇之宮也。上皇爲僧。故其宮號仁和寺。後繼其席者。皆皇子也。至今不改。且有田園。其寺係官修造尚矣。今而官不爲修之。則寺僧宜具其故實以請於官。不得請。則宜索其田園之入以葺之。及其葺之也。當舍其夏屋而葺一堂一室。



吾聞之。拓鉢以乞食於城市。歸而坐禪於樹下石上。釋氏之道也。若然者。何堂宇之不可修哉。又何必修邪。今乃開戲場。以收小人之錢。以葺其華屋。豈能仁氏之道哉。夫刺牌者。博之屬也。僥倖之事也。民之好僥倖。國之害也。彼其祭天王。使其神臨之。非黷即誣也。夫天王者。果君子邪。則不宜勸民僥倖。即小人邪。則其鬼不靈。何能禍福人乎。且天王如能富人。則宜出其所有以予之。何為取諸人以予之乎。况少予勝者。而多留其餘以自利乎。然則是天王因富人以自

富也。君子而若是哉。然夫天王者。木偶人何知。余故曰。非黷即誣也。今夫十萬雖富。然投牌者二十萬人。而中刺者止五人。則是不及萬一也。而人尚為之。甚矣小人之好僥倖也。夫民生在勤。僥倖者。民之病也。國多僥倖之徒。國之病也。故善治民者。察其勤惰。行之賞罰。闔覬覦之門。塞僥倖之路。

再造東光院記

相州高座郡磯部村藥樹林東光禪院者。心空和尚所建也。初。本州大住郡大神村有佛宇號東光院者。



隸同里真芳寺。真芳寺隸本州筑井鄉功雲寺。於是大神村東光院廢已久。其地爲田而名存於圖籍。心空和尚倦於遊方。而菴居於磯部村十年。里民頗歸其德。有欲爲構堂以爲安禪之所者。以官有法禁。民不得私建寺院。未果也。當此之時。磯部村爲行人大久保教平采地。大神村爲騎郎寬正忠采地。於是和尚與功雲寺竹堂和尚謀。往來二村之間。說其父老以遷廢東光之號於磯部。修其菴爲院之便。二村父老皆許諾。元文二年丁巳。和尚乃如東都。與天龍寺

時應和尚祥雲寺靈明和尚謀。詣大久保子而請焉。又因寬子所善火器隊長栗原利資以請於寬子。二子各問諸其民。民皆言無害。二子乃聽許和尚。和尚遂詣鴻臚官延陵侯源公貞信府。因執事田中由良以請。延陵侯亦問諸二村主與民。詳覈其事。並無所害。越明年戊午春。許和尚所請。於是請河州古市郡大黑村大黑寺密山禪師爲開山祖。因以東光院隸大黑寺。爲其遠號。令難及。權隸功雲寺爲之支屬。以院安藥師佛。故林號藥樹云。密山禪師者。前住加州



大乘寺者。和尚之所從受衣鉢也。和尚此舉。乃其夙願。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其勞可知矣。純與和尚締交。方外有年。是歲夏。和尚特來求予文。以記其事。故詳其始末如是。

秦君兼亮新造鬲桌記

秦君兼亮者。家世善鬲桌。而為伶官於東朝。有僧方國者。攝人也。好音。識秦君於東都。一日見秦君曰。予所親有高見氏者。家于天王寺之側。其宅不知造於何世。蓋二三百。年。未嘗罹災云。予前往其家。仰見

其屋椽之竹。可以為管籥。因乞之。得管材數枚。以歸。今愛君善鬲桌。謹獻笏材一枚。唯不知其中用否。秦君得竹而喜。遂命工人斷以為鬲桌。其音甚好。實良管也。他日秦君過紫芝園。而語純其事。因出鬲桌於其懷。以示純。且曰。此物雖新。亦足以為家珍。而遺諸子孫。願欲乞子一言。以為記。純亦雅好音律。聞秦君之語。而心竊豔之。則應之曰。敬諾。雖然。我見其器。而未聞其音。不可以出言也。請為我一弄。我將諦聽。秦君乃奏二曲。其音悲壯。響欲遏雲。聽者一以歎。款。一



以慷慨。雖以秦君之技之善。亦管之善實佐之爾。純雖無似。豈能不爲之抃哉。昔者漢蔡伯喈獲柯亭竹以爲笛。今秦君事酷類是。此誠不可不志也。於是遂記其事以貽之。因庸作歌。歌曰。竹兮椽兮。不紀年兮。斷之爲管。九孔穿兮。鬻兮。五音全兮。於皇厥聲。達天淵兮。

桑折侯歌器記

桑折侯源公。自少讀書。其先君之訓也。公之代先君也。尚少。而能奉先君遺訓。不廢讀書。既冠。遂好學。日

就月將。一日讀家語。至於孔子觀魯桓公之廟而見歌器。慨然思見是物。甲子仲春。始入孔廟而觀釋奠焉。堂上有歌器。公請於有司而視之。歸邸。因遣使者將工人往弘文館而詳圖其形。工人盡得其法度。歸復命。公遂命工摹作之。既成。進之。公試使注之水。中則正。滿則覆。如家語所記。公大喜。遂置之座右。動止顧之以自警。謂純曰。子爲予記之。純對曰。君之好古。一至於斯哉。純逮君之少也。受先君之屬。以章句。忝師範之稱。今君成立如此。寔能奉承先訓。弗忘恐懼。



餘慶所覃。純幸與焉。夫人情苦不自足。何饜之有。光武所謂既得隴。復望蜀者。誰人不然。若能時顧歌器。而知損之又損之道。自行以恭儉。又何盈溢之可患哉。茲乃長久之道也。請以此爲記。公曰。善。敢不受教。公諱忠恒。時年二十四。

紀事

紀妓王事

平相國清盛。既鬻髮爲僧。更名淨海。而聲色之樂。日夜不怠。最好素嫖子。素嫖子。謂舞妓也。初。天皇宗仁

時。有名妓二人。曰島千歲。曰和歌。衣水干衣。著烏帽。佩白鞘刀以舞。時人謂之男舞。其後去烏帽。謂之素嫖子。教授弟子。遂盛行於世。當淨海時。京師有素嫖子名閉子。其二女。長曰妓王。少曰妓女。皆善歌舞。淨海內妓王於宮而愛幸之。賜閉子宅一區。築之室。月餽之米百石。錢十萬。京師富人。以妓王故。爭召妓女而寵之。使者日往。車馬填門。閉子用是富累千金。於是都下女子。苟習歌舞者。莫不歆羨妓王而慕之。至以妓爲名。如曰妓一妓二妓。福妓德之類。間亦有不



然者云。居三歲。加州又出一素嫖子。名佛子。年甫十六。遊京師。都人見者。莫不稱其歌舞之善。佛子思學歌舞。而不入平氏之門。不可言妓矣。吾將干之。遂詣淨海。及門。上謁。門者以告。淨海怒曰。妓樂當待召而來。彼何人敢干我乎。且妓王在。何用他人爲。趨罷去。妓王進曰。妓樂而干主君。未可咎也。且幼少。如之何。愧之。彼與賤妾。何以異乎。願君一召見之。彼將感恩。何必令其歌舞。淨海乃召見之。佛子既出。而上車。使者復之。遂引入。見於燕寢。淨海曰。我既罷汝。妓王言

之。我是以見之。因命之歌。佛子歌曰。初見君子。可以經千祀。千祀可經。松葉青青。前池靈龜浮。仙鶴群來游。淨海曰。善哉歌。汝遂起舞。我且觀之。因命召鼓者。鼓者至。佛子乃舞一終。淨海大悅曰。甚善。汝遂留而事我。佛子辭曰。賤妾初干君而罷。賴妓王美人之言。得入見。德莫大焉。大福不再。請從此辭。淨海曰。汝唯畏妓王耳。我今將罷妓王。佛子曰。不可。君若不棄賤妾。宜以時召之。賤妾將奔走應命。如之。何以新進代故舊。賤妾實不忍。淨海弗聽。遂命逐妓王。妓王仰天



號泣。久之。揮淚命婢清房。臨行書一詞於障子曰。生長枯凋俱野草。看來何物不逢秋。遂出。乘車歸家。妓王既罷黜。其母亦失養。於是都人多求見妓王者。或遣使召之。或遺書請之。妓王並無所答。家益貧。其明年淨海遣使召妓王。妓王不至。淨海復遣使謂妓王曰。妓王必來。不來抵罪。於是閉子謂妓王曰。爾不欲再往相國公所。吾亦知其情。雖然。居今之世。而背相國公之命。將何所容身乎。且爾縱不愛其身。獨不顧我老身乎哉。妓王不得已。強起應命。以爲獨行無聊。

因與其妹妓女。及他素嫖子二人俱。駟乘而往。至則門者引四人就外廡。不得近燕寢。妓王恨之。佛子在燕寢。望見之。謂淨海曰。妓王來矣。請令進。淨海不可。自出見之曰。久矣。妓王無恙。佛子間居。汝宜侍歌舞。妓王既應召至。雖歌舞亦無所辭。因歌曰。佛本凡夫。我卒成佛。俱具佛性。何比異物。疊歌二遍。聞者皆爲之落淚。淨海曰。善。遂罷去。妓王歸家。謂妓女曰。吾所以應相國公召者。徒以母教也。吾雖無似。不可以再受辱也。吾欲死。妓女曰。然。伯姊果死。婢子願從不後。



於是一二女陰謀溺死。閑子覺之。喻二女曰。使爾應相國公召者。我之過也。雖然。爾等如死。老身何以獨生。二女患之。乃不果死。後妓王夜竊逃。鬻髮爲尼。妓女與其母皆從之爲尼。是時妓王年二十一。妓女十九。閑子四十五。共入嵯峨山中。結廬而居焉。佛子聞之。心欽慕之。因求去。淨海不許。是歲初秋。遂亦竊逃爲尼。時年十七。夜往嵯峨從三尼。三尼亦不敢拒之。相與和睦事浮屠。異日後先皆死。天皇雅仁聞而憫之。錄四尼名於長講堂鬼簿云。

紀平敦盛死事

一谷城既陷。平宗盛奉天皇及皇太后。扶其母二品大夫人。與其親屬俱。南走海濱而上舟焉。平敦盛者。經盛少子。宗盛從弟也。時年十七。後來欲就舟。至則舟已解纜。敦盛乃進馬於海上里餘。當是時。源氏二軍騎卒。追奔逐北。人冀有所斬獲焉。武州人熊谷直實。在後將軍源義經之麾下。於是單騎追奔抵海濱。望見一騎著素練繡鶴袍。綠綬甲冑。持弓矢。跨連錢驄馬。在海上。以爲非常人。乃從後呼曰。公子止。君非



平軍將帥乎。何以背敵而走。爲因舉扇招之。其人顧見之。乃旋馬而返。直實馬上邀而拘之。二人偕墮馬。直實伏公子。掀其胷額而視之。傅粉黑齒。面如女子。度其年與己子直家相若。而間雅無比。直實心愛之。未敢殺之。因謂曰。君爲誰。請見教。僕不忍殺君。願釋令行。公子曰。子問吾名。盍先告吾以子名。曰。武州人熊谷直實。曰。然則子獲吾。亦足以塞責。子第殺吾。吾雖不告以名。子後自知之。直實以爲公子弱。不足殺也。今果殺諸。不足以助我兵氣矣。即釋諸。亦何能利。

平氏哉。嚮者城下之戰。吾兒小傷。吾尚以爲憂。公子如死。則謂父母何。吾將釋之。因顧望見相州土肥氏。扼原氏共數十騎來。泣曰。僕欲釋君。而東兵追者如雲。君終必不免。不若死於僕手。僕必祭君。公子曰。然。趨斬吾首。直實不得已。遂斬首。因復獻欵。泣下久之。乃解其袍以裹首。及解之。獲所佩橫笛錦囊。盛者於腰間。直實歎曰。疇昔城中作樂達曉。聞於我軍。豈斯人之徒與。我二軍共六萬餘騎。誰腰笛者。君子哉。平氏之子乎。遂獻其首與笛於後將軍。後有識者曰。是



修理大夫之子大夫敦盛也。所佩笛者。先天皇宗仁御物。曰小枝。敦盛祖父忠盛善吹笛。是以天皇賜之。忠盛傳之。次子經盛。敦盛少亦善吹笛。故父又以此授之。云。或曰。敦盛出城時忘笛。返而取之。是以後直實既殺敦盛。哀甚。由是不樂。爲武人。後遂爲僧。更名蓮生。從釋法然。受佛戒。君子曰。敦盛者。一貴公子也。遊冶郎也。且年少。乃能騎行海上。返敵人而死。馬不亦武乎。能保持先人所傳重器。至死弗失。不亦文乎。文且武。公子其賢矣乎。直實之哀公子。亦宜哉。夫死

一而已矣。敦盛之遇直實而死。可謂幸矣。

紀毛二忍人事

毛之佐野。有二牧童鬪。長者十一。少者十歲。十歲者以銚擊十一者。傷脰。殪。有田夫見而救之。一人抱殪者還其家。其一人挈擊者以詣其家。其父不在。告其母曰。阿兒殺某兒。其母責兒曰。汝雖小。殺人矣。罪當死。汝與其死於吏手。寧死於乃母之手。引兒藉膝。左執其衿。右執菜刀。以擊其脰。不斷。鋸斷之。乃斷。既。十一者蘇。十歲者之父母。寃其告者。告者謝罪。弗聽。里



人皆爲告者謝。亦弗聽。遂訴于官云。足利賈人。有二子與母居者。其長子嗜酒博奕。不服賈母逐之。其弟私齎之貲。使其自鬻。且保諸其所適。在何其兄窮困。亟請救於弟。則出素裝以振之。最後其弟辭曰。弗能。兄怒。抽刀將殺之。弟不得已。亦抽刀與之鬪。兄走。弟追之。遂擊而殺之。里人聚將執之。其弟發狂。與里人鬪。乃衆搏執之。既。里人諭之曰。汝殺其兄。罪當磔。汝盍自裁。與其被磔。對曰。諾。吾將自屠。執刀自屠。不能死。里人亦莫敢刺之。因仰之。以竹挫其吭。乃死。其夕

鄰里爲斂二尸。將葬之。遇天雷雨。不克葬。鄰里哀其母之哀且無爲也。皆就弔之。有爲守其家者焉。母對客不哭不泣。曰。吾兒兄弟鬪死。夙業所致耳。何感之有。公等毋以爲意。顏色自若。語笑不已。客皆異之。明日。母蚤起盥櫛。飲食紡績如常。衆皆憎之。雲洞師云。二事皆在享保癸丑之歲。太宰子曰。毛人之忍。世皆知之。豈其天性耶。雖然。予所識毛人。孝弟慈仁者不少。嘗聞毛人貪者。厭其多子。生則錯殺之。俗以爲常。謂之洗子。言如洗竹也。夫豺狼至不仁。猶愛其子。今



佐野人之母。自殺其兒。足利人之母。泣喪其二子。而不感。曾豺狼之不若。是豈其天性耶。抑習俗之使然也耶。予蓋甚之。昔岐周之地。出聖人。秦人居之。則化為虎狼之邦。民之成俗也。何常性之有。則毛人之忍。亦何足怪哉。

紀傭夫壓死事

東都城北金杉里。屬礪川鄉。與予紫芝園地相接。金杉之民。多業鑿井者。其一人名曰彥。又一人名曰萬。東睿山下紫蓮池南邊。中坊有賈家。號六幡屋。享保

戊申七月。僱工役於金杉里。令鑿井於其宅中。於是工彥率衆傭夫赴焉。數人更掘。其地陂池。北高南下。掘之入常所而得泉焉。月三日。將下榦。工彥先入而視其可否。忽岸崩。工彥身為所壓。頭面猶未沒也。衆傭夫臨而見之。遽呼之曰。彥也無死。今援之。工彥自下應之曰。可。衆欲援之而未得其方。頃之。岸又大崩。工彥遂死。主人命傭夫趣赴其家。一傭夫走還金杉里。而問鑿井者家焉。一人指工萬家以告之。其人輒造其家。於戶外呼曰。鑿井者壓死。于時工萬不在。其



妻產後數旬。猶病在牀。聞之大驚。俄而血氣逆上。暈倒。不省人事。鄰人走請醫救之。灌以藥水。既醒。精神恍惚。亂言妄語。醫治不效。又五日遂死。工彥之死。固不足怪也。工萬之妻。因人誤告以致死。是何不幸也。客謂太宰子曰。善游者溺。善騎者墮。非鴻烈之言乎。鑿井而死。干井。固其所也。余惟夫掘地。至於黃泉。深者十尋。雖淺者。不下常。即無死焉。本危事也。况時有死者乎。抑人之爲此。不可謂輕生乎。何如。太宰子曰。客何言之然也。未達生之情也耶。夫所謂善游者溺。

善騎者墮者。語人各於其所好。反自爲禍者也。凡人之所以爲生。其所以爲死也。是故農死於田。工死於藝。商賈死於貨。武士死於兵。文士死於翰墨。卿大夫死於政。國君死於社稷。天子死於萬機。夫人無不有一死。人之死於其事。皆其所也。惟其取死。有急有緩。有早有晚。故人之視死也。於其急者早者。必歸罪於其所事。如於其緩者晚者。則不復知其所以死。是則不智也。且人未有無事者也。而君子小人。其事不同。如役夫而死於役。是得其死所也。不可謂非命也。今



吾與子從事文藝。行不犯危難。自謂以保其身。豈知  
文人之事。外觸人忌諱。以召禍。內耗己精神。以致病。  
皆取死之道也。子曾知之不。何唯役夫爲輕生哉。客  
曰。禮死而不弔者三。畏厭溺。此何禮也。答曰。禮不下  
庶人。三者之死。非君子之所宜有。故不弔也。凡禮爲  
君子而設也。

紀川口善光寺勸化事

海內佛寺。以善光爲號者。莫知其數。皆必以彌陀像  
爲主。海內所有善光寺。在信州者其本也。不都之北

三十里所。地曰川口。有一善光寺焉。前罹災。元文中。  
住持僧某。與二三財主謀。勸近鄉民。人月捐一錢。以  
助費。因作募緣歌。以授之。近鄉民悅。乃相與習歌。擊  
鉦振鈴。男女老幼。日夜群行。徇於道路。旬月施及都  
下。丁巳八月。庶民競起從事。彼此相勸。更爲賓主。動  
數十人。充斥道路。群隊相望。歌呼嘈啐。自有釋氏勸  
化之事。未聞若是之盛云。於是礫川里民家。環吾紫  
芝園。亦咸起而從事。余謂里民曰。川口彌陀。目視耳  
聽。而口言乎。曰。否。手足動搖乎。曰。否。放光乎。曰。否。嘗



爲爾降福除災乎。曰。否。善光寺者。爾祖廟乎。曰。否。住持僧者。爾父乎。曰。否。爾兄乎。曰。否。諸父若諸兄弟乎。曰。否。外親若婚姻乎。曰。否。爾師乎。曰。否。爾君乎。曰。否。嘗有德於爾而爾欲報之乎。曰。否。曰。然則汝等所以爲善光寺者。何也。曰。小人特倣鄉鄰所爲而已。不知其所以也。東家起。西家起。南鄰起。北鄰起。小人獨如之。何得弗起哉。曰。汝等誠事彌陀而欲新其廟。則捐其所有錢穀財物以助其費。竭手足之力以赴其役。可矣。何故振鈴擊鈺。歌呼喧嘩以勸人爲。曰。吾儕小

人。焉知其不可。苟倣鄉鄰所爲而已。遂行。嗟夫。庶民之愚。一至於斯哉。夫海內佛廟。不可勝計。古佛像號稱神靈者。抑亦何限。而川口彌陀。何獨靈於他古像乎。今也民不事彼而事此。可謂怪矣。豈倡之者有妖術歟。否則鬼神使之。吾聞釋氏地獄之法。閻王之刑。慘刻。商鞅申韓所不敢爲也。然其罪人一念彌陀。則除重罪。免極刑。而得生於極樂國矣。此愚民之所以歸彌陀也。今善光寺募緣歌言人苟月捐一錢。以爲彌陀修造堂宇。則消夙昔重罪。而可以得生於極樂



國矣。今夫國家之法。輕罪之贖。一人出數萬錢。裁得免其罪。彌陀之收贖也。人月一錢。則一歲十二錢。百歲千二百。不啻除重罪。免極刑。且得爲極樂之民。是何閻王行刑之慘。而彌陀收贖之輕。宜哉。愚民之悅而歸之也。雖然。此豈一古銅像之力哉。其實倡者之力也。自爲政者觀之。此乃妖言動民之漸。不可以不防也。防漸在慎微。何今之有司者。是可禁而不禁。余既言之。未幾。九月七日。有司果禁都下婦女行乞。善哉。

鼠毒紀事

水戶侯侍醫田中通碩來爲予言曰。近治一男子年二十四五。二月中。忽發寒熱。寒則咬牙戰栗。熱則遍身如灼。頭疼如破。煩悶發渴。不食。一醫以外感治之。經宿大汗而愈。醫因以爲瘧。遂行調理一二日。起居飲食如常。醫及病家皆以爲瘧一發而止。居數日。又發寒熱如初。醫以爲瘧再作。治以其方。一宿而諸證止。又數日。復發如前。乃更醫治之。止而數日。又作。作則更醫。醫或以爲時疾。或以爲痰氣。或以爲疝氣。率



治之十餘日而代。初病以來七十餘日。十餘發。更五六醫。然後延余求治。且問曰。是何病也。余雖未的知其爲何疾。而且答以所見。曰。蓋氣疝也。遂與之藥。作止如前。治之二十許日。前證三發。余屢診之。疾作則脉弦緊。疾止則脉和。竊謂此人脉證俱未有死理。而疾不除者。治之不當也。斯之不能治。可謂醫乎。然今諸方不效。則吾技窮矣。不若屬諸他醫。與其久之取敗。於是辭謝。病家曰。初間疾止四五日。復作。及君治之。六七日一發。此蓋疾除之漸也。幸遂治之。何以辭。

爲敢固請。余又詳問病因。曰。苟有可疑者。則以告我。有一老尼在側曰。往者之子先病十餘日。夜有鼠入室。捕之。鼠咬左手無名指頭。見血少許。翌日痛甚。用藥敷之。次日痛止。創亦隨瘳。唯此一事。或者可疑。然此豈足以爲病因哉。余於是默然。竊謂此乃鼠毒所致。然無所取必。未可與病家質言。姑依違告曰。然有之矣。吾將復試之。旦日空心用神仙解毒丹二錢與之服。與湯藥如故。後六七日。寒熱不發。病家喜以爲平復。然余未見疾去之候。不能保其不復作。姑與前



湯。以視其後。十餘日。遂不復作。乃知鼠毒消而病患除矣。於是告病家。令斷藥。病家大喜。特來拜謝。且盛稱余功。余爲之赧然。曰。吁。此解毒丹之力也。余何功之有。夫藥無不效。恨醫用之不當耳。且遇中毒之病。而不察其脈證。孟浪治之。二十餘日。試用解毒。而猶不能知其毒消乎未乎。此其用藥。尚不及偶中。何醫能爲。以此欺人。求得重糶。是何顏之厚也。余甚愧之。因書以示吾二三子。令知所戒云。純曰。前數醫治之。未究其病因。而先生獨能究之。此先生之老於醫也。

先生不可以爲無功也。田中子曰。否。此則余幸耳。世常有似此事。何必先醫失之。而後醫得之哉。醫之見賤於君子。良有以也。純曰。先生可謂君子人也。戊午五月二十八日。紫芝主人識。

門人 植村正直書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六 終



